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外国少年文学卷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● 主编 韩作黎
● 副主编 赵惠中



儒勒·凡尔纳 著
(法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

428
V2
=4
G-1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外国少年文学卷

44B-6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(四)

[法] ~~儒勒·凡尔纳~~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/(法)凡尔纳(Verne, J.)著;李慕白译. - 北京: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 外国少年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格… II. ①凡… ②李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法国-近代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98 号

格兰特船长的儿女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 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 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三十四、节外生枝

夜里2点钟，乌云翻腾的天空中泻下倾盆大雨，一直下到天亮。

帐篷挡不住雨水。格里那凡和旅伴们一齐躲进牛车里来。大家全无法入睡，只好谈谈这，谈谈那。只有少校不说话，只听着人家谈。他上半夜曾离开帐篷好久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

大雨总是下个不停。很可能这场暴雨会引发斯诺威河的泛滥，车子本已陷在泥淖里了，河水再一泛滥就更糟糕。因此穆拉地、艾尔通、约翰·门克尔时常跑去看看水位，回来时都是浑身湿透。

雨天终于停了，天也亮了，太阳却被云层遮挡探不出头来。遍地是大滩的黄水，简直是些浑浊的池塘。热雾腾腾地从潮湿的地面上冒出来，空气中的湿度已达到了饱和点，让人怪难受的。

格里那凡担心车子，跑去看，这辆笨重的车子，已经陷入到一片粘泥窝里去了。车头差不多全埋在泥里，车尾也齐到

轮轴。他认为把车子弄上来是当务之急。这么一个笨重的家伙，要想把它拖起来可不容易，就是把所有牛马和人的力量全集中上去也不算多。

“我们得赶紧动手！”约翰·门克尔说，“这种粘泥越干就越不容易拖出来，”

“赶快动手吧。”艾尔通也应声说。

格里那凡、他的两名水手、约翰·门克尔和艾尔通全钻到暗夜放牛马的的林子里去了。

那是一片景象凄凉的胶树林子。整个林子都是枯木，一棵棵地相距很远，树皮剥落了仿佛有几百年，就和欧洲软木树在收获季节剥掉了皮一样。它们的顶距地有 200 英尺高，稀疏地伸开着光秃秃的树枝。没有一只鸟在这些空中的骷髅上做窠，没有一片叶子在这些丁当响的枯骨上摆动。整个的树林就如同得了瘟疫死去了。这种现象在澳洲是常有的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谁也不知道。最老的土人，就连他们的那些已埋葬在墓地里多年的祖先，也都没有看见过这片树林发过青。

格里那凡一边走，一边看着灰色的天空，胶树的细枝条清晰地映衬在天空上，就和精致的剪影一般。艾尔通跑到昨天放牛马的地方去，没有找到牛马，顿时大吃一惊。这些牲口脚上全套着绊绳，是不会跑远的呀。

大家在林子里遍处找，都没有找到。艾尔通惊惊慌慌地

从那条长满木本含羞草的斯诺威斯河河岸走回来。他发出他的牛习惯了的呼唤声，可是并没有牛回答他。那水手的心中十分不安，他的同伴们也都面面相觑，显出失望的神情。

这样徒劳地找了一个钟头。格里那凡正从离车子一英里远的地方走回来，猛然听见一声马嘶，几乎同时又是一声牛哞。

“牲口都在那里！”约翰·门克尔叫起来，直向那丛胃豆草里钻进去，这些草原本很高，一群牛马藏在里面是看不出的。

格里那凡、穆拉地和艾尔通都追了过去，顿时，他们都和约翰·门克尔一样直惊得目瞪口呆。

原来有两头牛三匹马躺在地上，和从前的那些牛马一样，倒毙了。尸体都已僵冷，一群瘦老鸦在木本含羞草丛里呱呱地叫，窥伺着这意外的一口食。格里那凡和他的旅伴面对面看着，威尔逊忍不住破口咒骂起来。

“骂什么呢，威尔逊！”格里那凡爵士说，连他自己也有些按耐不住，“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呀。艾尔通，把剩下的这一头牛和一匹马牵回去吧。我们只能拿这两头牲口来对付下去了。”

“假如车子不陷在泥里的话，”约翰·门克尔说，“这两头牲口慢慢走也能够把车子拉到海边。无论如何，必须得把那可恶的车子拖出来。”

“我们去拖着试试吧，约翰。”格里那凡回答，“现在我们先

回到营篷里去吧，我们出来太久了，他们一定等得着急了。”

“艾尔通解下牛的绊索，穆拉地解下马的绊索，大家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岸走回来。

半小时之后，巴加内尔、麦克那布斯、海伦夫人和玛丽小姐全知道了那几头牛马倒毙的事。

少校禁不住脱口说出，“真是太可惜了，过维买拉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牲口都叫你钉一下马蹄铁就好了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，先生？”艾尔通问。

“因为我们所有的马匹里头，只有你叫来的那铁匠钉过马蹄铁的那匹马保全了性命，其他的都死了！”

“是呀，”约翰·门克尔说，“可真巧！”

“也不过是偶然碰得巧罢了。”那水手回答，眼睛盯着少校。

麦克那布斯咬咬嘴唇，似乎还有话要说，却又咽下去了。格里那凡、门克尔、海伦夫人都在等着他说下去，可是少校却住了口，朝艾尔通那边走去，这时艾尔通正在检修车子。

“他说那句话有什么用意？”格里那凡问约翰·门克尔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那青年船长回答，“不过，少校那个人没有根据是不轻易说话的。”

“是呀，约翰，”海伦夫人说。“麦克那布斯肯定对艾尔通有点怀疑。”

“怀疑？”巴加内尔反问，耸了耸肩膀。

“怀疑什么呢？”格里那凡也说，“难道他认为艾尔通会毒死我们的牛马吗？艾尔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的利益不是和我们一致的吗？”

“你的话对呀，我亲爱的爱德华。”海伦夫人说，“再说，从开始旅行的第一天起，那水手对我们每处都表现得很忠诚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约翰·门克尔应声说，“可是，既然如此，少校说那句话又有什么用意呢？我必须问个水落石出。”

“是不是他认为艾尔通是和那伙流犯一气的啊？”巴加内尔一个不小心，叫了出来。

“什么流犯？”格兰特小姐问。

“巴加内尔先生说错了，”约翰·门克尔赶紧回答，“他知道在维多利亚省没有流犯呀。”

“啊，对了！对了！”巴加内尔马上改口，恨不能把刚才说出的那句话收回来，“我怎么弄糊涂了？流犯？谁听说过澳洲有流犯呢？并且，流犯一到澳洲下了船就都变成好人了！是气候关系呀！玛丽小姐，你知道，这是叫人改邪归正的气候。”

这可怜的学者说错了一句话，拚命想收回来，于是他越解释越糊涂，就像那辆牛车陷到泥窝里一样越陷越深。海伦夫人盯着他，他越发心虚。可是海伦夫人不愿叫他过分紧张，把玛丽小姐带回帐篷那边去了。那里，奥比内先生正在按部就班地忙着摆早饭哩。

“我这人真该当作流犯押送出境去。”巴加内尔垂头丧气

地说。

“我想也应该把你押送出境才好。”格里那凡回答。

格里那凡的话好像是郑重其事地说的，这越发让那可敬的地理学家心里难受，可格里那凡一说完就和约翰·门克尔到牛车那里去了。

这时艾尔通和那两个水手正在设法把深深陷在泥沟中的车子拉起来。那头牛和那匹马套在一起，用尽气力在拖，皮条几乎拉断了，颈圈几乎拉掉下来。威尔逊和穆拉地把住轮子在推，同时那水手又鞭打又吆喝，逼着那硬凑成一对的牲口向前拖。那辆笨重的车子，纹丝不动。

粘泥已经在慢慢地干了，咬住车子，就如同水泥嵌住车子一样。约翰·门克尔叫人向那粘泥上泼水，希望减少它的粘性。可也是徒劳无益，车子依旧不动。人和牛马又使劲拖了一阵，后来，还不得不停下来。除非把整个的车子一块一块地拆下来，否则是不可能把它拖出泥窝的。然而，拆的工具又没有，要拆也没有办法拆。

这时，艾尔通由于一心要把车拖起来，因此又鞭策牛马再来尝试一次，格里那凡爵士却阻止了他。

“够了，艾尔通，拖够了。”他说，“爱惜我们仅有的这两头牲口罢。假如我们还要继续前进的话，叫它们一个驮两位女客，一个驮行李吧。它们还有大用处哩。”

“那也好，爵士。”那水手回答，而且一边说一边就把那两

头精疲力尽的牲口解了下来。

“现在，朋友们，”格里那凡又说，“大家回到帐篷里去吧。大家商量商量，研究一下现在的处境，看看如何办才好，作出一个决定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旅客们吃过了一顿不算太坏的早饭，夜里的疲劳也消除了，而后，讨论开始了。格里那凡请大家发表建议。

首先要确定现在宿营地点的准确方位。巴加内尔接受了这项任务，他十分认真地计算了一会，报告说，旅行队现在是在南纬 37 度东经 147 度 53 分的地方，在斯诺威河岸。

“吐福湾海岸的准确经度是多少？”格里那凡问。

“整 150 度。”巴加内尔回答。

“相差两度七分，合多少英里？”

“合 75 英里。”

“距墨尔本呢？”

“至少 200 英里。”

“好了。我们现在的方位是已经弄清楚了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我们应该如何办才好？”

大家一致主张：马上就向海岸进发。海伦夫人和玛丽·格兰特保证每天走 5 英里路。那两位勇敢的妇女，要她们从斯诺威河走到吐福湾，丝毫也没有胆怯。

“你真不愧为旅行家中的女英雄，我亲爱的海伦。”格里那

凡爵士说，“可是我们是不是有把握一到吐福湾就能够找到我们所急需的一切呢？”

“毫无疑问。”巴加内尔回答，“艾登是一个有多年历史的城市，那里与墨尔本往返的交通肯定很频繁。甚至于我还可以假设，我们再走 35 英里，到了维多利亚省边境上的德勒吉特，我们就可以购买食粮而且可以找到交通工具了。”

“邓肯号怎么办呢？”艾尔通问，“现在叫它开到吐福湾来，您不觉得正是时候吗，爵士？”

“你觉得怎样，约翰？”格里那凡问。

“我觉得阁下不应当急着叫邓肯号来，”那青年船长想了想之后回答，“将来您有的是时间通知汤姆奥斯丁叫他开到吐福湾。”

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。”巴加内尔又补充一句。

“而且，我们不能忘记，”约翰·门克尔又说，“再过四五天，我们就到艾登了。”

“四五天！”艾尔通摇摇头接住他的话，“您要是想将来不后悔失言，船长，您就应当说 15 天或 20 天！”

“走 75 英里路要 15 天或 20 天！”格里那凡叫起来。

“至少，爵士。前面是维多利亚省最难走的一段路，是一片荒郊，据‘坐地人’说，什么也没有，这丛莽纵横的原野根本没有路，在那里也根本无法建立牧站。要走过去，手里就得拿着斧头或火炬开道，请您相信我，想快是办不到的。”

艾尔通说得斩钉截铁。大家看看巴加内尔，巴加内尔也点点头，同意那水手的说法。

“我就承认有这些困难吧，”约翰·门克尔又说，“就算 15 天好了，15 天后阁下再给邓肯号下命令吧。”

“我还要补充一句，”艾尔通又说，“主要的障碍还不是路上的困难。而是要过斯诺威河，很可能还要等河里的水落下去。”

“要等水落下去！”那青年船长叫道，“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浅滩吗？”

“我不相信能找到。”艾尔通回答，“今天早晨我就想找一个可以过河的地方，却找来找去没找到。在这个时期，遇到一条这样急的河流，还是极少有的事哩，总算我们的运气不好，我无能为力。”

“它很宽吗，这条斯诺威河？”海伦夫人问。

“又宽又深，夫人，”艾尔通回答，“宽大约有一英里，水流得非常急。最好的游泳家也不能安全地游过去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做一只小艇好了！”罗伯尔叫起来，他毫不怀疑这有什么问题，“我们砍一棵树，剥一剥，坐上去，不就成了吗？”

“他真行！不愧为格兰特船长的儿子！”巴加内尔回答。

“他讲得不错呀，”约翰·门克尔又说，“我们的最后一着只有这么做。所以我觉得用不着浪费时间去作毫无意义的讨

论。”

“你觉得如何，艾尔通？”格里那凡问。

“我觉得，爵士，要是没有人来帮助的话，一个月后我们还留在河这边！”

“那么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？”约翰·门克尔问，有点沉不住气了。

“有，只有邓肯号离开墨尔本开到东海岸来！”

“啊！老是要邓肯号来！难道邓肯号到了吐福湾，我们到吐福湾去就没有困难了吗？”

艾尔通没有立刻回答，想了一会儿，而后含糊其辞地说：

“我并不是要坚持我的主张。我提出这个意见只是为了大家的利益。假如阁下下命令要走，我是随时准备出发的。”

他说完就交叉着胳膊等着。

“回话不是这么回法，艾尔通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你只管把你的意见说出来，我们大家讨论讨论。你怎样主张？”

艾尔通用镇静而满怀信心的语调说了下面的一番话：

“我们现在既然是毫无办法，我建议就不要向斯诺威河那边去冒险。我们应当就在这里等人家来帮助，而帮助的人只有向邓肯号上去找。所以，就在这里暂时住下，这里食粮是不缺乏的，只要我们中间派出一个人来去给汤姆·奥斯丁送信，让他把船开到吐福湾。”

大家听了这个出乎意料的建议，都感到惊愕，约翰·门克

尔露出不赞同的神色。

“在我们派人去送信的时候，”艾尔通接着说，“假如斯诺威河的水落了，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浅滩过去，万一要坐船过去，我们也有时间做只小艇。这就是我的想法，爵士，请您考虑决定。”

“好，艾尔通，”格里那凡回答，“你的意见确实值得考虑。最大的缺陷是耽搁我们的行程，不过它的好处却能消除一些过分的疲劳。或许还可以避免一些可能的危险。朋友们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”

“请你也说说话，我亲爱的麦克那布斯，”海伦夫人这时插话道“从讨论开始时起，你就只听着，你也太吝惜说话了。”

“你既指名问我的意见，”少校回答，“我就坦率地说给你听吧。我觉得从艾尔通说的话就看得出他是个既聪明又谨慎的人，我完全同意他的建议。”

大家都没有料到这么一个回答，这是由于直到那时为止，麦克那布斯在这问题上总是反对艾尔通的意见。就连艾尔通自己也有些奇怪，不禁对少校瞟了一眼。本来巴加内尔、海伦夫人、两个水手都准备赞同那水手的建议，经麦克那布斯这一说，他们当然毫不犹疑了。

因此，格里那凡宣布在原则上采纳艾尔通的建议。

“现在，约翰，”他又补充一句，“你不认为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们应当暂时停在这河边等人家送交通工具来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这样做，好倒是好，”约翰·门克尔回答，“只要我们过不去的这条河送信的人偏能过得去的话！”

大家又望望那水手，他像有绝对把握似的微笑一下。

“送信的人不要过河的。”他说。

“啊！”约翰·门克尔表示吃惊。

“他只要回到由卢克诺通到墨尔本的那条大路就可以了。”

“徒步走 250 英里吗！”那青年船长叫起来。

“骑马走呀，”艾尔通分辩说，“我们还剩下一匹健康的马。这段路马跑不过四天。再加上邓肯号由墨尔本开到吐福湾需要两天，再加 24 小时由吐福湾到此地，总共一星期后派去的人就领着船员队里的人回到我们的宿营地点了。”

少校不断地点头赞成艾尔通的话，这很令约翰·门克尔感觉意外。可是艾尔通的建议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赞同，大家都觉得这办法想得很妙，就只好这么做了。

“现在，朋友们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挑选一个人去送信了。我要向大家说明白，这趟差使是艰苦的，甚至是危险的。谁愿为他的旅伴们热心服务把信送到墨尔本去？”

威尔逊、穆拉地、约翰·门克尔、巴加内尔，乃至罗伯尔都马上挺身要去。约翰要求得格外坚决，叫把这任务交付给他。可是艾尔通直到此时都不曾说话，现在却开口说：

“爵士，如果阁下相信我，还是让我去走一趟吧。我在这

些地方是跑惯了的。比这一带更困难的地方我都跑过不止一次了。其他人过不去的地方我能够设法过得去。所以，为了大家的利益，我请求这个到墨尔本去的权利。只要有一封信交给大副让大副相信我，我保证六天之后就把邓肯号开到吐福湾来。”

“你说得好”，格里那凡回答，“你是个既聪明又勇敢的人，艾尔通，你肯定能完成任务。”

显然地，执行这个困难的任务，那水手比所有人都适合些。每人都清楚这一点，所以都不争了。约翰·门克尔提出最后的一个反对意见，他说艾尔通要留在这里帮助找不列颠尼亚号或哈利·格兰特船长的线索。可是少校说旅行队在艾尔通回来之前都是要停留在斯诺威河岸旁的，要寻访，在艾尔通走后根本谈不上，所以，他暂时走开对于寻访格兰特船长的工作并无损害。

“那么，你就去吧，艾尔通，”格里那凡说，“越快越好。从艾登那边回到斯诺威河岸我们宿营的地方来。”

那水手的眼里现出得意的神色。他赶快把头转了过去，可是不论他的头转得如何快，约翰·门克尔却瞥见了他那副神色。所以，约翰·门克尔本能对艾尔通更为不信任。

艾尔通积极准备出发，两个水手帮着他，一个帮他备马，一个帮他装干粮。这时候，格里那凡在给汤姆·奥斯丁写信。

他命令邓肯号的大副火速来到吐福湾。他告诉大副说那

水手是个绝对可靠的人。他叫汤姆·奥斯丁一到东海岸就派一队水手交艾尔通指挥……

麦克那布斯看着他写，当格里那凡正写到这里的时候，麦克那布斯怪声怪气地问他艾尔通的名字怎样拼法。

“照音写呀。”格里那凡回答。

“你弄错了，”少校镇定地说，“读音是读成艾尔通，但是写出来的却要写成彭·觉斯！”